

Man in the Middle

中间人

[美] 肯·莫瑞斯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间人

[美]肯·莫瑞斯 著 / 丁峰山 罗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间人/(美)莫瑞斯著;丁峰山,罗茜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1

ISBN 7-5039-2665-1

I. 中… II. ①莫… ②丁… ③罗…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3573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4-4671

Copyright 2003 by Ken Morri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间人

著 者 [美]肯·莫瑞斯

译 者 丁峰山 罗茜

责任编辑 周岩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75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665-1/I·1225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主要人物表

凯若丹：史坦曼公司经营合作伙伴，后被暗杀。

席锐兹：史坦曼公司经营合作伙伴，后被暗杀。

史坦立·朱克：史坦曼公司经营合作伙伴，后被暗杀。

彼得·尼尔：男主人公，史坦曼公司青年职员。

凯娣：本名凯瑟琳·艾尔斯，杰森·艾尔斯的女儿，彼得的女朋友。

杰森·艾尔斯：李门-约翰逊和艾尔斯律师事务所律师，史坦曼公司法律顾问。

韩娜·尼尔：彼得·尼尔的母亲，曾与杰森·艾尔斯有私情。

艾伦·古德曼：彼得的前女友，后被杀。

德如·弗兰克林：彼得的大学同学。

莎拉·古兹曼：毒枭安锐克·古兹曼的遗孀。

卡罗斯·卢若兹：毒枭安锐克·古兹曼的侄子，负责莎



拉·古兹曼的保安。

裴南多·古兹曼：毒枭安锐克·古兹曼的兄弟。

奥里佛·多森：美国证监会调查处调查官。

安洁拉·纽曼：调查官多森的秘书，后成为女友。

艾克曼：美国证监会调查处处长。

佛里曼·栞生：美国证监会调查处处长特别助理。

摩根·史坦曼夫人：金融业巨头，史坦曼伙伴公司的老板。

贺华德·穆勒：史坦曼伙伴公司首席投资官，彼得的顶头上司。

司徒亚特：彼得在史坦曼公司的同事。

佛兰辛·达科斯提纳：女检察官。



引 子

当红红的彩霞布满在地平线上时，带有咸味和海藻味的微海风吹得沙沙地响。那天下午，也许是因为还没有听到早晨刚发生过的悲剧，孩子们竟还在拉荷雅海湾戏水，半睁着眼地在玩着“马可波罗”游戏。这片海滩使圣地亚哥市北岸地区的风景显得格外美丽。难怪人们都说：这是美国最漂亮的城市。

然而，当尼古拉·席锐兹漫步在那有金色房顶的住宅区时，却对这晴朗的天空也好，五月里的阳光也好，或者是这里的人们也罢，都漠不关心。他从容地走过一家牛排餐馆，又走过一个属于那一晚收费八百美元的旅馆的停车场的代人停车服务亭。接着，他又走过了号称拥有千亿资产的银行新建的一栋大楼。在他走路时，他的那鞋后跟就像时钟一样发着嘀嗒声。这时，一辆圣地亚哥市的警车驶出弯道，朝他开来。他从容地停下来，从裤后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盒，一手将铁盒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支希腊产的“达轮牌”雪茄烟。他点着雪茄，然后静静地朝前看着。

当那辆黑白相间的警车急速从他身旁驶过后，他深深地吸



了口烟，继续朝前走去。他手上提着一个用铁链锁在手腕上的钢质公文箱。箱内塞满了股票成交表格，维持投资通知单，增加资金的最后请求书等材料。而对那些事后从事调查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些都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材料。就拿他住的那套公寓来说吧，他的那台电脑显示器的周边贴满了各种股票符号，而每张都代表着过去的某个交易项目。几乎每张又代表着一个在玩股票中跌得很惨的人。谁的心里都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席锐兹在街上朝杰克逊股票交易所分所的办公楼走去。他早就知道该股票经纪公司占满了这座建成才两年的六层的办公楼中的第一层。从入口处的玻璃门外可以看见里面的六位零售经纪人。有几个人在打电话，而其余的人像木偶一样面对面地与顾客对坐着。销售助理员们则在他们上司的办公室外面的堆满了各种材料的办公桌上忙着做记录。而所有的这一切均发生在这一间面积不足一百八十平方米的小地方里。

席锐兹走进大门，顺手拿起一本小册子。看着小册子上用粗体字印的语句，他不禁觉得好笑。那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想拥有下一个微软的原始股票吗？”在他看来，这句话不比那自称“杰克逊曾在资本形成期的最前沿阵地上拼搏过”的口号逊色。

他翻到小册子的尾部，又读道：“我们是专门寻找那些尚未被人发现的宝石般的投资项目的。而这些宝石般的项目尚处于未加工状态。这样做对美国的企业有好处，也对我们的客户有利。”

他把这份促销材料丢在地板上。他用带点口音的话对一位年轻的女接待员说：“我是席锐兹，来会见凯若丹。”

这个坐在横摆在大厅里的十英尺宽的办公桌后边的女接待员说：“凯若丹先生正在等你呢。”

席锐兹看见一个两腿叉开而坐的保安员。保安员朝着那

“出口”牌子的方向点了一下头，席锐兹也回点了一下头，并顺口说：“我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哪儿。”

他走过了铺着地毯的地面，来到一间门上挂有“艾瑞克·凯若丹——分所经理”的牌子的办公室。席锐兹敲了一下门，然后推门而入。

凯若丹的头发是油光光的，向后梳着他那胖脸的皮都往下坠。他抬头瞧了一下，然后从椅背上拎起他的深色上衣，再把衣服穿上。

“席锐兹先生，”凯若丹说道，“对你的交易账户，我感到很抱歉。若是我们知道你有一百万美元现金可动用的话，我们是不会以清算你的账户的方式来补偿你的保证金债务的。”他强装一下笑脸，然后向席锐兹伸出手来。

席锐兹根本没理睬他的这一礼节，而是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橡木办公桌，地上铺着白色的地毯，还有一个固定在墙上的书架，墙上还挂着一张学位证书。此外，还有一组从地面到天花板那么高的文件橱，里面装满了分所的存档材料。书架上放着几张他的家人的照片，凡是上端有平面的家具上也都放了一个相架。这张照片里有一位精神饱满的年轻漂亮的太太和三个孩子。孩子们长得很像他们的父亲。看上去凯若丹至少五十岁的年纪。因此，席锐兹看得出来，这肯定是第二次婚姻的家庭。

“我看得出来你喜欢我的这几个孩子。”凯若丹说这话时的腔调是推销员所惯用的迎合讨好人的腔调，不过从他的声音中可听出那带有紧张感的颤抖声，“你有孩子吗，席锐兹先生？”

“没有。”席锐兹还是接着看这办公室。

“别急。你还年轻着呢。我是四十七岁时才生我最小的孩子的。瞧我多没用。”



“我没有闲心跟你聊，凯若丹先生。我有急事要办。”

“当然，咱们这就开始。”凯若丹的口气很明确地表示出他知道席锐兹是个忙人，“你听我说，我想说我心里很不好受，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真是太不应该了。不过，现在的情况是有这么多的交易人在赔钱。我们分所不得不在那些特别活跃的交易人的本金低于他们的净值四分之一时进行清算。而你的事呢，我们打过电话，想问问你关于保证金的事，可你又不回电话。事过境迁，我才发现你也跟着受连累了。”

席锐兹没理会这位经理的道歉。“我告诉过你，不要向任何人提我来过这里的事。对于这点，你没有意见吧？”

“当然没有，席锐兹先生。”

“收大笔的现金，我想你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凯若丹坐下来，打开一个文件夹，接着说：“没问题，现金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有些方面我们还是要申报的。”他理了一下文件又说：“这里有几个文件要你签名。你想来杯咖啡吗？”

“不用啦。”席锐兹打开系在手腕上的链条锁，把公文箱放在凯若丹的办公桌的一头，打开了盖。

凯若丹说：“我知道你有几笔交易运气不好。可是，我敢说你要时来运转了。有那么一个小子丢了可观的一笔，五十万美元，可是他后来又扳回来了。”

“你过来，我让你看看我公文包里装的是啥玩意儿。”席锐兹说。

“真有一百万吗？”凯若丹向前靠了靠，“真是不敢相信。这么多的钱能装进这个小箱子里。我还以为那要用一个大箱子才成呢。”

“说的不错。”

当那位经理走过他身边时，席锐兹向左移了一步，又停了

一下，用手掌狠狠地在凯若丹脖子上砍了一下。这个胖子马上就顺着办公桌倒在了地板上。

这个公文箱里装有六颗 M-67 式手榴弹。席锐兹拿出一个，并拔掉保险针，把手榴弹放在这个胖子的身下。接着又拉掉第二颗手榴弹的保险针，将那个二英寸长的手榴弹滚到了文件橱脚下。他又往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各放了两颗手榴弹。然后，他若无其事地走出办公室的门。

席锐兹很得意地看到那个保安员已经走了。他从上衣的右边口袋里拿出两颗手榴弹，背靠后门站着，拉出保险针，向服务台扔了一颗手榴弹，那个姑娘不知所措地向上一看。他接着又向大厅角落里抛出第二颗。

当第一批手榴弹炸开那小办公室门时，他拉响并抛出了最后两颗手榴弹。从小办公室里飞来的凯若丹的肉体和碎木块冲出一股热浪。席锐兹站在比较安全的位置，看见一个职员用双手急忙捂住眼睛。此时此刻，第二颗手榴弹将文件橱炸得木屑、碎纸片四处乱飞。

席锐兹这时急转身，抓住门把。当一颗汗珠顺着脖子流下来的时候，他大叫一声：“糟糕！”原来门被反锁着，推不开。

此刻，他本能地又朝正面的玻璃门跑去。他才跑出一大步，随着四声巨响，席锐兹连同杰克逊股票公司分所的办公楼被炸成一片废墟。



第一章

“真是很遗憾。韩娜这人是最能干的……”听这声音像是老年人的。这五天以来，彼得·尼尔对这种感伤的话已经听过上百遍了。可是这些话确实在起着复原他母亲形象的作用。而每当听到这种话时，他都沉浸在那车祸的场景中。然而，别人的安慰都不如杰森·艾尔斯的，他总是慢条斯理地说着，像是在抒发肺腑之言。

艾尔斯今年六十二岁，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他受人敬重，也有人敬畏他。他很有钱，好像什么都不缺。可是从彼得两年前见过他以来，他好像又老了十岁。彼得心里纳闷：这位重要人物跟他这一贫如洗的青年有何干系？真是有点怪，也有点痛苦。自在门口匆匆一吻以来，艾尔斯滔滔不绝的言论好像是在彼得的伤口上撒了一层盐。他们的交谈只限于哀悼和慰问之类的话题。比如，彼得的母亲是何等的好人啊，等等。可是这些都不是彼得需要听的话。

当彼得从厨房里端出烫手的浓咖啡时，本来是宽肩阔背的他，此刻却被那山一样重的悔意压得无精打采。他后悔自己活



了二十八年，却没有取得一点儿使母亲为之骄傲的成就；他后悔自己深陷污泥而不能自拔；他甚至后悔今天早上他去为别人开了门。

他在老头面前放了一杯咖啡。然后他坐下来，将双肘放在牌桌上，正当彼得在折腾着却怎么也不能坐得舒服点儿时，距这房子西墙外不远的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却急驶而过，驰向远方。

艾尔斯拿起杯子，吹了一下杯子中的水气，抿了一小口咖啡，而他的脑袋却像没上缰绳的马头一样，在四处张望着。彼得意识到这面对面坐着的尴尬的场面，比起那不知这情景何时结束的感觉要令人焦心得多。艾尔斯已表露出种种生命已走到尽头的迹象了。彼得甚至怀疑这老头即使想告辞的话，他也没有足够的力气起身出门，何况他根本就没有走的意思。

彼得决定要换换空气了。他说：“我知道你和我妈的事。”刹那间，艾尔斯那只拿杯子的手松了劲，将滚烫的咖啡洒了一桌子。彼得跳起来，从纸巾盒中抓了把纸巾，把纸巾敷放在桌面上的咖啡上。艾尔斯的手又红又湿，可是他脸上却丝毫没露出痛苦的表情。

“你知道……韩娜和……我的事？”艾尔斯问道，“那你说发生了什么事？”

彼得伸手去抓起那杯咖啡，用一块干净的纸巾擦干艾尔斯的手，并说：“你该去看看医生啦。”

“我的老天爷。”他的话音很低。忽然，艾尔斯就像长颈鹿一样向前伸着脖子问：“你究竟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你跟我妈的关系不正常。她没跟我说过这事，可是我知道。我还知道她多年前就跟你断了。”彼得这样说是为了想让这位心慌意乱的老头儿的心平静下来。

听到这儿，艾尔斯松了口气，“你说是情人关系，就知道



这些？”

“对，我知道那只是昙花一现的事。你千万别误会，我不会埋怨任何人的。你听我说，妈妈也不怪罪你。她对你帮她找到份工作是很感激的。她说你是她最好的朋友。”他想说的“她去世的那天”的这句话到了嘴边又止住了。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是爱过她的。”艾尔斯说。

彼得刚要开口，只见他妈妈养的那只花斑猫，现在已成了彼得的猫，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我一直都喜欢韩娜的猫。那只猫叫什么名字来着？”艾尔斯心不在焉地说。

“它叫亨利。”

“对，叫亨利。”艾尔斯清了清嗓子又说，“我有一件事要讲清楚。正像你所知道的，我曾有一阵子与马休的关系挺近，不只是跟你母亲的关系近。”

彼得点点头。他还记得艾尔斯和父亲在大学时同住一个房间。从那以后，他们成了多年的老朋友。两家一度常在一起吃晚饭。可是对彼得来说，这种交往似乎有点儿不那么对劲。当艾尔斯的事业发达兴旺时，马休·尼尔却很少能按时交电费。尽管如此，艾尔斯还是像给彼得老爹打下手的。也不知为了什么，就在马休·尼尔得病之前，艾尔斯就再也不受他家欢迎了。彼得的母亲也好，父亲也好，没有任何人对这件事的原因做过交待。不管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之间的关系破裂的，是艾尔斯在马休·尼尔病逝后主动去找韩娜和彼得的。那是十年前的事了。这位出手大方的朋友帮助韩娜上了一个培训项目班，后来当了一名法律事务所的助理员，让她在自己名下的律师事务所做事。彼得对此除了感激不尽之外，还能说什么呢？也就是说，此时此刻，他得对这位老家伙听之任之，逆来顺受。这时，彼得伸手紧紧地抓住椅子。

“彼得，我需要为你做点儿事。”

“这就不必了吧……”

“你听我把话说完。”艾尔斯举起那只被烫红了的手，倒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程度。他接着说：“我知道这星期你把工作辞掉了。”

彼得对艾尔斯是怎么知道这事的有点儿纳闷。他的回答则肯定了艾尔斯的话：“妈妈的去世让我重新思考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我对这个向那些说什么都信的顾客们兜售高价房屋贷款的工作已经干够了。”

彼得已经很直率地向老板辞掉了工作。他对他的老板克萊格·辛顿说，他知道他跟房屋抵押贷款机构的幕后交易，常用那些让人糊涂的辞令来掩盖那膨胀了的利率，他还说了其他几件见不得人的事，彼得打定主意，不再提辞掉工作的事了。

“一个人应有一份他所喜欢的工作。”艾尔斯回过头，盯住旁边一张小桌子上方挂着的一张韩娜与马休的结婚照。彼得也随他的目光看过去。艾尔斯的目光有点儿模糊，向一侧移动着身子，以一种敬酒的姿势拿着一个香槟酒杯。

彼得半信半疑地点点头说：“是啊，说得不错。”

艾尔斯停顿了一下，清了清嗓子又说：“彼得啊，这话我可不好说啊！我确实又回忆了一下，你母亲跟我说过她不喜欢你的女朋友古德曼小姐。”

“是的，她不同意。”彼得说着。他本来也无意掩饰自己口气中所带的疑虑。“我辞掉工作的当天就跟她吹了。”这时，女友艾伦·古德曼的光彩照人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假如叫他为女友打分的话，他会打出满分来。她今年二十三岁。可这女子为人不忠，更糟糕的是，她又是与彼得一起工作的同事。她还跟老板睡觉，指望能因此而获得提拔。这也是彼得辞职并与女友断绝关系的另一原因。



艾尔斯说：“我早上听说你们俩吹了。古德曼小姐的名声不好。我听说这是有凭有据的。”

“你要是不通过雇用私人侦探来调查我的隐私，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彼得说这句话时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不快，可他没敢问艾尔斯对他的事到底了解多少。

话音刚落，这老头就坐立不安起来，流露出歉意的表情。他似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会被人说成是行为不当而深感意外。他说，他的这些行为都是出于好意。他已向韩娜许下诺言，要在她百年之后照顾彼得。

艾尔斯说：“我敢向上帝发誓，我绝不是有意气你。我也不知道有别的什么办法能让我违背对韩娜的诺言。”

彼得在听他的这番话时，对艾尔斯侵犯自己的隐私，感到愤怒，但同时对他表露出的恳求又感到几分不忍心。

艾尔斯带着很有信心的口气问道：“你想学做股票、债券、货币的交易吗？你可以在……”

“我感谢你的好意，艾尔斯先生。可我对这玩意儿没什么兴趣。”

“史坦曼伙伴公司是个主要经营对冲基金的公司。他们的经营额有数十亿美元。”艾尔斯接着说，好像没有听见彼得刚才说过的话似的，“我是他们的法律顾问。要是我推荐你的话，他们会立即雇用你的。”他又解释道：“彼得，你的素质不错。比如说，你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高材生，长相又英俊，身体健壮，平易近人。”他又说：“你惟一缺少的是活力。”

“你是说去赚钱吗？”彼得问道。

“这听起来是不那么顺耳，可的确如此。等你到三十岁的时候，可能就发大财了，比你做梦想得还多。”

“现在还不是时候，艾尔斯先生。我还是要多谢你了。”

艾尔斯劝了他好几次，还是不成。他心想，应该有什么法



子可以说服他。

一方面是为了让艾尔斯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是为了再谈谈母亲去世前发生的几件事。母亲去世，是六天前的事了。彼得说：“也许你能为我解释几件事。”

艾尔斯抬起头来说：“我尽力而为。”

“我母亲去世的那天早晨，她来到我上班的地方看过我。她看上去很不安。”

艾尔斯把眼光移向别处，问道：“是关于什么事呢？”

“是关于拉荷雅区的那个爆炸事件。她说，她认识那位在杰克逊股票公司工作的凯若丹。当我追问她时，她看上去内心很恐惧，而且她还回避了我的问题。这事与你的律师事务所所有关联吗？”

艾尔斯像抽筋似的点了一下头。他坦白地承认，李门-约翰逊和艾尔斯律师事务所以预聘的方式经手了杰克逊股票公司有关法律方面的事务。他和韩娜与凯若丹碰过两次面。

“难怪她知道凯若丹有个小孩子呢。”

“对，凯若丹的办公室放了一些孩子们的照片。他还谈过他们。”

“她很伤心。她知道这些孩子从此要受罪了。她还说，其他那些在这次爆炸中丧命的人真是无辜啊！你知道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吗？”母亲很少有什么事瞒着他。可是那天早上他们母子见面时，母亲却回避了他的问题。她心思很乱，伤心欲哭。可他只是在上班的路上，用了五分钟的时间陪母亲。他真该为母亲多做点儿什么，比如陪她喝杯咖啡。他现在指望着艾尔斯能为他提供点儿信息，以使他理解母亲为什么会出现反常行为。彼得只是为了得到点儿新消息而和艾尔斯提起这个话题的，根本没有注意到艾尔斯的脸已经变得铁青了。

艾尔斯摇摇头说：“我哪儿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我只明白那



些显而易见的事情，那就是还有几个同事也一同遇难了。”他又提高嗓门说：“她还说了别的什么吗？想一想，我想知道。”

艾尔斯突然对这事这么上心，倒让彼得吃了一惊。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你们的一些客户让她很生气。我以为她是指那个叫凯若丹的家伙。可是，我妈没有细说。”

“你妈提过什么人的名字没有？或者说过凯若丹干过什么事吗？”艾尔斯用手揉擦着他的眉毛，好像他想要抹掉额头上的皱纹似的。

“没有，可是她确实说过律师代表……什么来着？”彼得闭上眼睛，回顾了一下那天会面的情况：他母亲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外面，让他感到很意外。几分钟前，他才通过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关于杰克逊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的悲剧的报道。现在母亲又来到他上班的地方找他。尽管那从洛杉矶方向吹来的圣塔安纳地区的炎热的风迎面扑来，她还是在楼梯底下的拐角处，蜷缩着身子，不停地颤抖着。

彼得一边回忆着那天和母亲的谈话，一边又接着说：“她说，有些客户干了些邪恶的事，可是律师们还要助纣为虐。”

艾尔斯说他完全不理解韩娜的话是什么意思。在彼得看来，该说的都说完了。彼得做了个看表的姿势说：“对不起，艾尔斯先生，我得告辞了。我跟那位受理母亲财务的律师有个约会。”

彼得把艾尔斯送到门口。临行前，艾尔斯再次恳求说：“彼得，请你再考虑一下那份工作。你要是不让我帮忙，那可要让我伤心啦。”

彼得对这话题已经有些厌烦了，就应付着说，他会再考虑一下。两人会面也就随之落幕了。艾尔斯重新穿上那一小时前穿来的外衣，走出门去。彼得心里明白艾尔斯很不高兴。从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出那伤感之外的表情。刚才的交谈对他来说又